

第三輯

第二期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五日

# 華仁學報

半月刊

港大天主教同學會主辦的  
“TRY OUT”民歌晚會

專題記者  
黃致康



瑪利諾校長與本報記者



THE MERRYMAKERS (S.H.C.C.)

## 特專題

在上月廿一日晚，有一個非常值得欣賞的民歌晚會於瑪利諾修院學校舉行，該別開生面的演唱會被命名為“TRY OUT”，是由香港大學天主教同學會所主辦的。據他們的負責人表示，該演會是一次名符其實的「試驗」。他們的目的是利用這機會向聽眾們介紹一些經過小心地選擇出來的民歌。而這十多首歌的調子，在最近的將來將會被配以聖詩的歌詞，以新派聖詩的姿態和大家見面，故希望藉此機會以導其先河。

經過主辦人一篇簡短的致謝詞之後，首先由

The Freedom Seekers 演唱。該隊之成員均是瑪

利諾女校及拔萃男校的學

生，他們所唱的是 Lord

Of The Dance, O Spirit 及

Up Up With People。前

兩首也是宗教氣味很重的一

點，但他們的主音在唱

O Spirit 時和伴奏的拍子

也合得不錯，不過筆者認

得，他們的音準在唱

時和伴奏的拍子

也合得不錯，不過筆者認

# 耶基督君王瞻禮記

常青——

教宗庇護十一世，鑒於世俗主義猖獗，整個世界為着國內外戰爭，混亂得不可言狀，於一九二五年聖年將告終之時，特定了耶穌君王瞻禮，為使普世的信友承認他有統治萬人和個人之權力。

此瞻禮是在每年十月最後一個主日舉行，今年香港的公教徒是在十月二十九日在政府大球場舉行慶祝儀式。

儀式雖然四時開始，但當局一時左右已派出不少警員，在附近巡邏，他們這種措施實在必要，因為二時許，整條東院道已經給人海蓋住，放眼看去，見到的多是學生，他們都穿上了整潔的校服。

今天的彌撒是由十二位主教，蒙席及神父共祭，由白主教主祭，並由新聖的徐輔理主教講道，可惜他的聲音不响，在這樣空曠的地方，很難聽清楚。

整個儀式在這台彌撒，其中的經文已盡量採用中文，並且，這是首次用中文唱出天主經。在彌撒之後，有聖體出遊，各傳教會屬下善會皆派出代表，持會旗參加遊行隊伍，本校聖母會及輔祭會會旗都見於旗海中，但不知那一隻「竹織鴨」竟忘了將旗頂的十字架帶去，不知有多少同學發覺呢。最後是念教友誓詞及由白主教主持聖體降福。

今年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最末離場時唱了一首美國民歌形色的聖詩。

## 學生會通告

慈善賣物會，已經於十二日舉行過了。這個一年一度的賣物會，由今年開始，以後皆由學生會主辦。今年成績，尚屬不錯，實有賴各同學的衷誠合作。對慈喜賣物會中的多位籌備委員，以及其他數十位工作人員的努力，學生會謹代表天主教慈善福利會致以謝意。此外，賣物會籌備領導人謝榮耀同學，更值得特別讚揚，他對一切繁複的管理，都能親事其力，實在功不可沒。關於明年的賣物會，希望會有更多的支持。

學生會除了舉辦學報以外，今年更主編校刊，總編輯決定由 Bill Fang, Peter Chau, Stephen Chen。三位中六同學主理。總編輯各人呼籲同學們的合作；此外，又因為校刊的編理是十分的繁複，不能於筆墨一二字所概括，因此，各編輯預備以後利用學報刊登各項呼籲，徵求文章或廣告等，敦請各人留意。

今年班際戲劇比賽，將於農歷新年假期後舉行。Fr. Foley 通過學生會，在高級同學中，物色導演人材，為低年級各班作編導。現時以有不備，少導演願意效勞，如果還有中六同學有興趣的話

## 東南亞區青年工作會議

### 香 港 青 年 節

兩年舉行一次的香港青年節，將於本月尾在

港舉行。在舉行期間在會堂將有一個香港青年之

工作展覽，展出香港現時青年工作的情況，各青年

服務機構將展出各青年中心的活動圖片——工作

組織，在半島酒店，將舉行一個青年舞會，以資慶祝。

在香港青節舉行期間，香港社會服務聯兒童青年部，將舉行一個東南亞區青年工作會議，將邀請東南亞區的九個國家派代表參加。會議將在九龍青年會舉行，由本月二十日至三十日，



聖體出遊

一連十天，討論題目為找尋青年工作的困難，及交換各人的工作意見。以促進各地的青年工作。

在數天的會議中，將有一個談話，由本港十位位青年代表，將一些青年問題，直接以討論方

式，在各青年工作者前，公開討論。以得到直接

時青年感想。

香港的青年工作，現已漸被重視，希望能夠藉着此兩個機會，更能喚起社會人士的注意。

今年的頒獎禮，已定於本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舉行，典禮的貴賓為中文大學、聯合書院鄭棟材先生。在典禮中，去學年中各項比賽得獎人皆可領到他們的獎品，更高興的是去學年的畢業生將領到他們經五年努力而得來的會考文憑，在典禮後，繼本校歌詠團演唱歌曲二首，以餘嘉賓。

## 將於二十三日舉行

### 本年度頒獎禮

本年度頒獎禮

十月底，學生會召開了一次華仁德望聖母會會員的大會，本會在歷屆的討論會中，都是陣容強大的，今次卻被女士們佔了上風，不是因為假期中會友們失去了那份熱誠，而是為公事或私事在

外忙碌。

討論會在三時正依時舉行，首先由會長致歡迎詞，並指出很多天主教的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往往放棄宗教；在學校時期缺少了適當的教理指導，學生本身要為各種考試而努力，很少研究教義的時間，都足以形成信仰的危機。今次討論的題目是——該如何改善現時的宗教教育？

跟著，是由指導司鐸科神父為我們作更深一層的分析，他指出天主教教育的目標在於學生人格的成全和灌輸社會意識，使他明瞭人生最終的

目的——愛主救靈。訓話後，我們分為六組，每組在組長的領導下開始為時約四十五分鐘的討論

渡過。

分組討論後，我們也要盡主人家的責任，搬出西餅，汽水等招待，並乘此機會向客人們推銷賣物會獎券，多得女士們的慷慨，稍有收穫。

茶點後，由各組代表報告討論結果，大家提出了不少的意見，其中某組竟謝平日功課太多，沒時間研讀宗教的書籍，希望學校當局減少每日的家課，我們當然舉腳贊成。在討論結束之前，

科神父再為我們作一個簡短的批評和總結，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再會這樣的討論。最後，我們一同參與聖體降福，在「為基督君王」的歌聲中結束了愉快的一天。

## 記華仁德望討論會

十月二十一日下午——夏令時間最後的一天

在華仁書院召開了一次華仁德望聖母會會員的大會，本會在歷屆的討論會中，都是陣容強大的，今次卻被女士們佔了上風，不是因為假期中會友們失去了那份熱誠，而是為公事或私事在

外忙碌。

討論會在三時正依時舉行，首先由會長致歡迎詞，並指出很多天主教的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往往放棄宗教；在學校時期缺少了適當的教理指導，學生本身要為各種考試而努力，很少研究教義的時間，都足以形成信仰的危機。今次討論的題目是——該如何改善現時的宗教教育？

跟著，是由指導司鐸科神父為我們作更深一層的分析，他指出天主教教育的目標在於學生人格的成全和灌輸社會意識，使他明瞭人生最終的

目的——愛主救靈。訓話後，我們分為六組，每組在組長的領導下開始為時約四十五分鐘的討論

渡過。

分組討論後，我們也要盡主人家的責任，搬出西餅，汽水等招待，並乘此機會向客人們推銷賣物會獎券，多得女士們的慷慨，稍有收穫。

茶點後，由各組代表報告討論結果，大家提

出了不少的意見，其中某組竟謝平日功課太多，沒時間研讀宗教的書籍，希望學校當局減少每日的家課，我們當然舉腳贊成。在討論結束之前，

科神父再為我們作一個簡短的批評和總結，並希望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再會這樣的討論。最後，我們一同參與聖體降福，在「為基督君王」的歌聲中結束了愉快的一天。

## 編者的話

在第一期學報出版後，我便接到不少人的意見及批評，可見各同學對本報甚為關心，各工作人員多感欣慰。

在第一期學報中，錯誤甚多，原因工作人員經驗缺乏所致，更因希望保存新聞稿的價值，校對工作必須盡快完成，故錯漏難免，特此致歉，希望日後能續步改善。

有兩點事情我希望解釋一下的，第一、是本報的論壇，是一個絕對公開的園地，歡迎各同

學將自己的思想，意見及批評發表，但文章的發表與否，並不表示本報同意或不同意筆者的意見。

請各同學留意。第二點是關於上一期的社會，

經驗缺乏所致，更因希望保存新聞稿的價值，校對工作必須盡快完成，故錯漏難免，特此致歉，

希望日後能續步改善。

有兩點事情我希望解釋一下的，第一、是本報的論壇，是一個絕對公開的園地，歡迎各同

學將自己的思想，意見及批評發表，但文章的發

表與否，並不表示本報同意或不同意筆者的意見。

有兩點事情我希望解釋一下的，第一、是本報的論壇，是一個絕對公開的園地，歡迎各同

學將自己的思想，意見及批評

意大利影業在本世紀初就很發達，是歐洲最早的大片中心之一。三十年前，意大利已拍過許多大場面影片，如「你往何處去」(Qno Vadis)之類，都以場面豪華著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寫實主義風行了整個意大利影壇。這主義的創始者，便是爲現人所熟悉的意大利大導演羅西尼(Rossellini Ro. Stato)，他的「羅馬——不設防城市」(Roma, Città Aerea)震驚了世界影壇。這部作品，是他和朋友們在德國佔領羅馬時期準備起來。他們偷趕寫劇本，在碎紙片上寫，在地下室裏寫，在泰伯河邊的山洞裏寫。羅馬一解放，他們就開始攝製，參加演出的演員是從未演過戲的人。但它取材真實，是老百姓和壓迫者搏鬥的歷史，充滿了勇敢機智，也充滿了陰險和慘痛。

接着，羅西尼又拍出了他的第二部傑作：「烽火流鶯」(Faro)，也是一部輝煌的作品，寫下了意大利爭取自由的歷史面貌。

此後，許多其他導演也陸續完成了不少好作品。一九四六年以來，意大利影片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給人很深的印象。如第昔加寫戰後兒童生活的「擦鞋童子」，寫貧困和失業的「單車竊賊」、「米蘭的奇蹟」；P. 捷爾米寫地主和黑社會踐踏下的農民悲慘生活的「西西里島的天空下」；德·桑狄斯的「悲慘的追求」、「粒粒皆辛苦」、「橄欖樹下無和平」等等，都是極有名佳作。在這些真實動人的作品之外，輕鬆、活潑、天洋溢的意大利音樂片也很受歡迎。

意大利影人材輩出。我們早已熟悉了的導演有第昔加，德·桑狄斯、羅西尼，J. 維斯康提，P. 捷爾米等，都是新寫實主義的基礎人物，此外還有一位劇作家C. 薩伐提尼亦同樣受到影評、所賞識。

弟昔加自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演員，也是一個極有天才的一流導演，他的影片如「單車竊賊」、「米蘭的奇蹟」等，我們在香港都欣賞過了。他的每一部佳作，差不多都是由C. 薩伐提尼編劇的。薩伐提尼不僅是一個優秀的編劇家，更是電影理論權威之一，對戰後意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的復活甚有貢獻，並以自己的創作證實了他對電影創作的主張。

德·桑狄斯是最有成就的電影導演之一。他的第一部影片是「悲慘的追求」(Caccia Tragi. 1947)。這部作品，當年在羅馬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狀。他的第二部作品「粒粒皆辛苦」(Riso Amaro. 1949)，反映了波河流域糧食商人對農民的壓榨。「橄欖樹下無和平」也是德·桑狄斯的作品，內容也是意大利南部的農民生活。影片結尾有一段話謝：「這就是西奧西尼亞牧羊人弗蘭西斯哥的故事。你們已經看到他如何爲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甚至公開反抗法律；他所以感到理直氣壯，因爲正義是在他這一邊」。

他的近作「羅馬·十一時」是根據一件發生在羅馬薩伏依街的場景而攝成的。報上刊出一段廣告，徵求具備「一般工條件」的打字員。一天上午十一時，有二百個少女去應徵，樓梯突然坍塌，她們都摔了下去，其中七十個受了傷，一個傷重而死。影片中樸素地表現了這個真實故事。

意大利影業在本世紀初就很發達，是歐洲最早的大片中心之一。三十年前，意大利已拍過許多大場面影片，如「你往何處去」(Qno Vadis)之類，都以場面豪華著名。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新寫實主義風行了整個意大利影壇。這主義的創始者，便是爲現人所熟悉的意大利大導演羅西尼(Rossellini Ro. Stato)，他的「羅馬——不設防城市」(Roma, Città Aerea)震驚了世界影壇。這部作品，是他和朋友們在德國佔領羅馬時期準備起來。他們偷趕寫劇本，在碎紙片上寫，在地下室裏寫，在泰伯河邊的山洞裏寫。羅馬一解放，他們就開始攝製，參加演出的演員是從未演過戲的人。但它取材真實，是老百姓和壓迫者搏鬥的歷史，充滿了勇敢機智，也充滿了陰險和慘痛。

接着，羅西尼又拍出了他的第二部傑作：「烽火流鶯」(Faro)，也是一部輝煌的作品，寫下了意大利爭取自由的歷史面貌。

此後，許多其他導演也陸續完成了不少好作品。一九四六年以來，意大利影片在世界各地大受歡迎，給人很深的印象。如第昔加寫戰後兒童生活的「擦鞋童子」，寫貧困和失業的「單車竊賊」、「米蘭的奇蹟」；P. 捷爾米寫地主和黑社會踐踏下的農民悲慘生活的「西西里島的天空下」；德·桑狄斯的「悲慘的追求」、「粒粒皆辛苦」、「橄欖樹下無和平」等等，都是極有名佳作。在這些真實動人的作品之外，輕鬆、活潑、天洋溢的意大利音樂片也很受歡迎。

意大利影人材輩出。我們早已熟悉了的導演有第昔加，德·桑狄斯、羅西尼，J. 維斯康提，P. 捷爾米等，都是新寫實主義的基礎人物，此外還有一位劇作家C. 薩伐提尼亦同樣受到影評、所賞識。

弟昔加自己是一個很有經驗的演員，也是一個極有天才的一流導演，他的影片如「單車竊賊」、「米蘭的奇蹟」等，我們在香港都欣賞過了。他的每一部佳作，差不多都是由C. 薩伐提尼編劇的。薩伐提尼不僅是一個優秀的編劇家，更是電影理論權威之一，對戰後意大利新寫實主義電影的復活甚有貢獻，並以自己的創作證實了他對電影創作的主張。

德·桑狄斯是最有成就的電影導演之一。他的第一部影片是「悲慘的追求」(Caccia Tragi. 1947)。這部作品，當年在羅馬國際電影節上獲得榮譽獎狀。他的第二部作品「粒粒皆辛苦」(Riso Amaro. 1949)，反映了波河流域糧食商人對農民的壓榨。「橄欖樹下無和平」也是德·桑狄斯的作品，內容也是意大利南部的農民生活。影片結尾有一段話謝：「這就是西奧西尼亞牧羊人弗蘭西斯哥的故事。你們已經看到他如何爲了爭取自己的權利，甚至公開反抗法律；他所以感到理直氣壯，因爲正義是在他這一邊」。

他的近作「羅馬·十一時」是根據一件發生在羅馬薩伏依街的場景而攝成的。報上刊出一段廣告，徵求具備「一般工條件」的打字員。一天上午十一時，有二百個少女去應徵，樓梯突然坍塌，她們都摔了下去，其中七十個受了傷，一個傷重而死。影片中樸素地表現了這個真實故事。

## 艾森斯坦

——蒙太奇之父

陳錫康

艾森斯坦(Sergei Mikhaylovich Eisenstein)曾被稱爲電影界的達文西，因爲和達文西一樣，他是輝煌的、多方面的。他對哲學、心理學、科學、及各種文學都有深切的研究。他也能繪畫，而且繪得很好。不過，艾氏畢生最大的成就，卻在於電影；雖然他的作品很少，但在理論方面的著作卻非常豐富，他對蒙太奇的闡釋，更被後人視爲經典。

艾氏於一八九八年生於俄國的里加城，長大後在列寧格勒攻讀建築及土木工程。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發生後，他投奔共產黨，在蘇聯紅軍裏當工程師。

這門高深的藝術。他首先在「人民劇院」上演舞臺劇的時間內加映短片，可惜不甚成功。翌年，他進一步把一個關於煤氣工廠裏的生活紀錄真實現地搬上舞臺。

一九二四年，艾氏發表第一部長片「罷工」

。對象是一羣工廠技工。全片集中在這些人的活

動，而並沒有一個英雄人物的主角。不過，艾氏卻能利用他自己創作的一種技巧——蒙太奇——去把握觀衆的情緒。

這一期學報文兄關永沂在其大作中會對「船」作了一次殘酷的評擊。這不但可以看到我與永沂對船的觀感有很大的差異，更顯示出時下評影人士觀影態度有着基本上的分歧。雖然，我仍極力堅持我對「船」的意見，但明顯地，「船」有再一次討論的必要。

到了今日，田徑運動更多姿多彩。普遍化的田賽項目，有推鉛球、標槍和幾項跳躍、跳高、跳遠、三級跳遠等；而徑賽則有各項長、中、短距離跑步。至於跳欄，則可以作田徑賽。隨着這些項目，更有全能運動，這包括五項全能和十項全能，都是相當吃力的競賽。

隨着科學的進步，田徑運動也有很大的改善，體育設備也日益完善，跑鞋、起跑器使運動員比較容易創新紀錄，而擰竿跳高的竹竿，已被淘汰。用人造的化學纖維造成的「竹竿」，十分堅韌，而又富於彈性，因此令到擰竿跳高紀錄大為刷新。

運動員的體格，對於田徑運動當然有着極重要的直接關係。現代的人類越來越高了，而體格和體力方面，也因營養改良和醫藥進步的原因，更加優良了。因此，田徑運動的紀錄，也一天一天的不停地被刷新，令人注目的「一百公尺短跑」，現今的正式紀錄是十秒正。雖然在很多時候，有些運動員曾經傳出更好的紀錄，不過還未被官方接受。另一個極受注重的是十項全能競賽，計分的方法，雖然有些更變，但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則是：人類能破萬分大關嗎？換一句說話來說，人類的體力和體格是有限制的嗎？這一個問題，答案不少，現今仍有很研究。

今年，本校的田徑運動會，定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本校舉行預賽，三十日則舉行決賽，計分是分爲個人和社際兩方面，除了接力之外，每一個項目的冠軍可得七分，亞軍五分，季軍四分，餘此類推，而凡能打破標準(Standard)。

## 足 球 消 息

田徑可以說得是最基本的體育活動，它的歷史十分長久，在古羅馬帝國時代，當現代的足球、籃球等體育遊戲還未有之前，田徑已經出現了。那時候，它和摔角、劍擊一樣受人重視。在競技場裏，希臘的田徑運動員的優美體格，像今天也被人們所欣賞的。那時的田徑賽，有推鉛球、標槍和幾項跳躍，而徑賽則有短跑、接力和最受人注目的馬拉松長途賽跑。

到了今日，田徑運動更多姿多彩。普遍化的田賽項目，有推鉛球、標槍和幾項跳躍、跳高、跳遠、三級跳遠等；而徑賽則有各項長、中、短距離跑步。至於跳欄，則可以作田徑賽。隨着這些項目，更有全能運動，這包括五項全能和十項全能，都是相當吃力的競賽。

隨着科學的進步，田徑運動也有很大的改善，體育設備也日益完善，跑鞋、起跑器使運動員比較容易創新紀錄，而擰竿跳高的竹竿，已被淘汰。用人造的化學纖維造成的「竹竿」，十分堅韌，而又富於彈性，因此令到擰竿跳高紀錄大為刷新。

運動員的體格，對於田徑運動當然有着極重要的直接關係。現代的人類越來越高了，而體格和體力方面，也因營養改良和醫藥進步的原因，更加優良了。因此，田徑運動的紀錄，也一天一天的不停地被刷新，令人注目的「一百公尺短跑」，現今的正式紀錄是十秒正。雖然在很多時候，有些運動員曾經傳出更好的紀錄，不過還未被官方接受。另一個極受注重的是十項全能競賽，計分的方法，雖然有些更變，但是，一個有趣的問題則是：人類能破萬分大關嗎？換一句說話來說，人類的體力和體格是有限制的嗎？這一個問題，答案不少，現今仍有很研究。

今年，本校的田徑運動會，定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本校舉行預賽，三十日則舉行決賽，計分是分爲個人和社際兩方面，除了接力之外，每一個項目的冠軍可得七分，亞軍五分，季軍四分，餘此類推，而凡能打破標準(Standard)。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片長部首的坦斯森艾——「工罷」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頭鏡張緊的時賽比學中義信與隊球足組乙



當晚舉行的一個「宗教民歌晚會」。在約定的時間到達渡海碼頭，看見其餘的二名記者與代表我們學校的演唱者已到了，但我們沒有渡海，因其中一人接到通知，謂晚會之主辦人，變於當天被人放置在街上的「禮物」太多，恐有危險而臨時取消原定的節目。於是一聲「散水」，各自回家。

第二次出差，是在一個星期後，拍攝一個性質相同的晚會，地點則是在九龍瑪利諾女書院。當晚的節目在八時開始，但大約在七時十五分，我們三名記者已身在瑪利諾了。到後不久，見採訪記者已展開了他的工作，正在訪問當晚的主事人了，所以也就不好意思不拿出自己的工具，四面圍觀，向天又向地的瞄了幾眼，表示我亦已開始工作了。

## The Mount of Olives and Bethlehem

On the east side of Jerusalem, beyond the Kedron Valley, is the Mount of Olives. At the foot of the Mt. of Olives is the Garden of Gethsemani.

The shortest way to the Garden of Gethsemani is through St. Stephen's Gate, then turn right and you pass on your left a little church called the Tomb of the Virgin Mary. A little further on, you turn to your left and about fifty yards up this road is a gate on the right that leads into the Garden. The Franciscan Fathers' house is on your left and their church is straight ahead about fifty yards away. On your right is the Garden where Christ prayed and was betrayed by Judas.

The Garden is neatly laid out with tidy flower beds. There are only a few old olive trees.

In the church, in front of the altar, is a big bare surface of rock. It is believed Our Lord prayed on this spot. I offered mass on the side-altar just beside this rock.

On the top of the Mount of Olives is the little church of the Ascension, whence our Lord ascended into heaven. Inside, written on the walls in one hundred and nine languages is the Our Father. Paul, my Arab Christian friend and guide, read it aloud for me in Aramaic. I was able to read it for him in Irish and Chinese.

From this point there is a magnificent view of Jerusalem. You can look down on and into the city. In the valley on your left is a small domed shaped building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the tomb of Absalom. Almost mid way between the Church of Gethsemani and the Church of the Ascension is the fin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with its many onion shaped domes. This Church was built by the Russian Czar Alexander III in 1863.

You pass by the Garden of Gethsemani on your way to Bethlehem, a word that has more tender memories than any other place named in

the Bible. It is about six miles to Bethlehem by a very winding road, which descends into a valley and rises again to about the same height as Jerusalem. At places you meet the old road that Joseph and Mary travelled, but in May 1967, the political boundaries between Jordan and Israel cut across the old road. There are a few caves in the fields and some sheep were grazing nearby.

Bethlehem is a fair sized town of about 7000 people. The Church of the Nativity is hemmed in by churches and religious houses; but there is an open courtyard leading into the Church. The Church is a fine building with forty columns.

The Grotto of the Nativity is beneath the centre of the choir, you descend steps to get to it. In the Grotto, on your left, in a semi-circular enclosure on a marble floor, is a silver star with the inscription, 'Hic de Virgine Maria Jesvs natus est': 'Here Jesus was born of the Virgin Mary.' A few feet beyond this altar is the Roman Catholic altar on which it was my great privilege to offer mass. Just opposite this altar, about eight feet away, is the cave of the Manger where Jesus was laid and whither the shepherds came to adore Him.

St. Jerome 340-420 who lived for a long time in Bethlehem says, "About one thousand yards from Bethlehem is the Tower of Ader, which means the Tower of the Flocks. By definite prophecy pointing in advance to the shepherds who there learned of the birth of Christ. At this Tower of the Shepherds, Jacob stopped on his way to Hebron after burying his wife Rachel" see Gen 35, 21. It is on this spot that the Franciscans have built a beautiful little church called The Church of the Shepherds Field.

PADDY FINNERAN, S.J.



FR. FINNERAN IN FRONT OF THE MOSQUE IN JERUSALEM.



.... ON TOP OF A CAMEL  
BESIDE RIVER JORDAN

## 智力可以放大嗎？

——馮禮和——

上期我們談及智力放大器的幾個基本問題。今次我們將要討論一下智力放大器的一個非常有趣而又實際的例子。限於篇幅關係，我們祇準備研究原理方面的問題。同學們有興趣的話，可以進一步參攷下列書籍：

1. Giant Brains or Machines That Think.

By Berkeley, E.C., New York, 1949.

2. Information Theory. In: "Operations

Research For Management."

By Slepian D., Baltimore 1954.

3. Minds And Machines.

By Sluckinw., London.

### 第一節：從一種語言到另一種語言的形式翻譯。

今天，自動化技術已經到達了一個非常奧妙的境界，簡直令人難以置信。譬如，在科學方面，人類已經製造出數以萬計的電子計算機，其工作速度，每秒鐘可計算五十萬次加減、乘除、五萬次乘數或二萬次左右除數；在學術方面，科學家已成功製造出自動翻譯書籍的機器，而且還幫助考古學家把古代遺蹟上的文字完整地翻譯成今日的語言；此外，科學家還製造出會自動下棋而永遠不會輸的機器等等。看來，智力放大器在各方面都大大的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

本節所研究的所謂「形式翻譯」，普通是指非文藝性的文章的翻譯，如科學文獻，歷史文獻等都是翻譯對象。當然，文藝性文章的翻譯並非絕無可能，這有待科學家對這方面作進一步的鑽研探討才行。

自動機（Automata）專家證明，從一種語言翻譯為另一種語言，通常都可以當作一種形式運算（Formal Operation）。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因為如果翻譯是一種形式運算，那麼，就能夠相當容易地用無生命的技術事物來給翻譯工作建立模型（Model）了。

這些模型的建立肯定是可能的。因為機器翻譯的實驗已經做過不少。當然，這些實驗，即使是對於很有學問的人來說，也是有點神秘的。因為他們一般還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些翻譯機器的形式特性。所以在這裏，我們需要較詳細地解釋一下。

讓我們設想，有一個用A語言寫成的文件，需要把它譯為B語言。擔任翻譯的人，對A語言和B語言的任何一個表述（Expression）都不懂得（既不懂A語，又不懂B語），他祇懂得C語言（這裏，C語言可稱為元

語言）。這位翻譯者有以下三種工具：①一本A—B字典；②一本用C語言寫成的關於A語的語法（Grammar）；③一本用C語寫成的B語的語法。

這位翻譯者的工作可以這樣進行：

1. 他閱讀A語的一句句子（他並不懂得它的意思），並運用A語語法（用C語寫成的A語語法，因此，他是可以理解的），從造句法的觀點來分析這個句子。

2. 在進行造句法分析的基礎上，運用A—B字典所提供的資料，他從B語中選出相當於這個句子的表述。

3. 運用B語語法的幫助（用C語寫成的B語語法，他是可以理解的），並有了以上的分析，他從已選出的B語的相應表述中，他就能夠用B語譯出上述的句子。至此，從A翻譯為B的過程就完成了。

上面這點解釋，可能是太抽象費解了。因此，我們在下面舉一個大為簡化的實例。

### 第二節：形式翻譯的一個實例。

我們要打交道的是三種語言：A，B，C。

A語祇包括以下簡單表述：Abari, Amadi, Adimir, Alirkik, Ak. B語也祇包括以下簡單表述：Begaso, Bemado, Bedinor, Bezikor, Bel.

A—B字典如圖①所示。

在本例中，元語言C語就是本文所用的中文（漢語）。我們用元語言中文來解說A語和B語的語法。

A語的語法，包括五條詞類分類規則和三條造句法規則。

詞類分類規則是：

① A “Abari”是名詞，（Noun）

② A “Amadi”是名詞。

③ A “Adimir”是不及物動詞（Intransitive Verb）。

④ A “Abikik”是及物（Transitive）動詞。

⑤ A “Ak”是句子的連接詞（Conjunction）。

造句法規則是：

⑥ A 包括不及物動詞的簡單句子，其造句公式是：「名詞主語」其後接「不及物動詞『謂語』」

Subject + Intransitive Predicate

⑦ A 包括及物動詞的簡單句子，其公式是：

「名詞主語」其後接「及物動詞『謂語』」其後接「名詞補語」

Subject + Transitive Predicate + Complement

⑧ A 復合句（Complex Sentence）的造句公式是：「簡單句」——「連接詞」——「簡單句」

（下期續完）

## 各會特訊

在音樂老師吳天助先生努力籌備之下，午間音樂會又再次與各位同學會面，時間是每星期三下午一時十五分至一時四十五分，屆時歡迎各同學到禮堂欣賞。

X X X X X

本校中文學會第一期會刊，已於日前出版，以後每月出刊一次，歡迎各同學踴躍投稿。

X X X X X

當占士邦影片盛行之際，本校空手道會亦乘時而立，商得趙鳳儕同學為義務教練，該會成立時間雖短，然已擁有會員數十名之衆，儼然自成一股新興勢力，與本校之柔道會，劍擊會鼎足而立。從此之後，華仁又多一群專好打不平之俠士，禍乎？福乎？

X X X X X

在一群志同道合的電影愛好者籌辦之下，本校電影會又告成立，現已公開招納會員，不收費用，凡喜歡看電影的同學們均歡迎參加，按該會已選出近期最佳影片「馴悍記」，推薦各同學欣賞，又該會將替會員購買學生票，日後，還有電影討論等活動。

## 班際橋牌比賽

本校橋牌會所舉辦之班際橋牌錦標賽，參加隊伍共有九班，經過兩天緊張之角逐後，初賽已於上月初完成，後因校際橋牌比賽揭幕，故本校賽事暫告停頓，至今戰火重燃，決賽將於不久舉行，按進入決賽的隊伍為六文班、六理班、五甲班和四乙班，其中尤以第六學級之兩班實力最為強勁，因其分別擁有校際選手數名，故錦標將不出於這兩隊之手，又決賽日期將於日內登於學校之佈告板上，屆時歡迎各同學蒞臨觀戰。

## 校際橋牌消息

校際橋牌錦標賽經連續數星期之劇烈角逐，現已進入尾聲，本校初期連戰皆捷，遙領羣雄，對染指冠軍之希望甚高，後來因為有一二場賽事演出失常，成績稍降，他日接到賽會之回覆後，當有更詳盡之報導。



# WAH YAN STUDENT MAGAZINE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OF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Vol. 3

No. 2.

15th. Nov. 1967

## Sixth-Formers In Debate

The evening of October 20th saw the veterans of Form 6 met together for a debate. Defending the motion, 'That Experience is NOT the best teacher', was a team from 6 Arts, while a combined one from 6 M. and 6 S. formed the opposition. Mr. Henry Law, history master of Form 6, was there to judge for the meeting. Quite a large number turned up and the occasion was further enhanced by the presence of a few ladies.

The debate commenced at 7.15, and after the chairman announced the rules, the Government side 'opened up'. From the start, they employed a completely new and surprising tactics--putting aside eloquence, poise, fluency-- and concentrating their strength on raising points. It was striking to see them standing erected, looking stern and dignified and delivering their speeches in a seemingly impromptu way. Their arguments, brief and to the point, yet maintaining excellent plainness, caught the House and the Opposition rather surprisingly. Penetrated by their sheer force of reasoning, the Opposition, unaccustomed to such unconventional attacks, was totally at a loss as to what they were aiming at. Its eloquence and excellency in delivery came to nothing in the face of the Government's straightforward drive. Its speeches, though well balanced in every way, were unable

to withstand the single concentrated blow launched by the Government.

When the battle was thrown open to the House, floor speakers rose continuously to speak in favour of the Opposition. But even though another series of attacks were made on the Government, they remained composed; and perhaps their supporters were informed of their tactics before hand, only one in the House rose to defend them.

After summing up their speeches, Mr. Law came forward to give his judgement. Before doing so, he explained his own view on experience and gave his method of tackling the motion. The winner of the debate was 6 Arts. Maybe after this they should learn that a debate can be won by reasoning, and reasoning ONLY.

LEO CHU

## Interviewing Fr. Finneran

Fr. Finneran, the form-master of Form 5B, is a great enthusiast in sports and games. He is our school-team coach in football (C grade) and tennis and at the same time a great sportsman himself. He is teaching School Cert. English, Religious Knowledge and History. If you had been taught by him before, you would certainly agree with me that his classes are the most "alive" ones. He is an easy person to get along with and very often, he has invaluable advice for a graduating student in his class. Moreover, he is the form-master that manages to set free class spirit and unity among his students.

Q. Father, why is it that you are so interested in ball-games and athletics? Has that anything to do with your nature, for example?

A. Well, it is nature to a very great extent. But furthermore, when we were at school in Ireland, sports and games were very much encouraged and very many boys, nearly all, loved them immensely. Also, there weren't so much competitions academically so that we were able to give a larger portion of our time to sports and games. A student at our time, and possibly now too in Europe,

would never become as popular for getting to the top of his class as being the best athlete or the football captain. Being good at sports was actually considered a glamour.

Q. You have been in charge of sports in our college for quite some years. Can you tell us the history?

A. When I was first here, I was the minister upstairs, in charge of money. Then later, I became the Sportsmaster and that was really what I would like to be. I had been Sportsmaster for 7 years in Wah Yan and had come

across with a great number of excellent sportsmen.

Q. We had once been outstandingly good at football some years ago, hadn't we?

A. Oh yes, we had always been good at football. Now, let me see... over and all, our C grade had won the Cup as well as the 7-a-side Championships before but never the league; our B had been champ in all three of them the Cup, the league and the 7-a-side; our A was even more successful and had once been the un-defeated champ-winner the league for 5 successive years.

Q. Wow, when was that?

A. It started, if I remember right, in the 1957-8 league and we had the pennant until 1962. In addition, we won the Morahan Shield twice in '58 and '59 for the overall Champion in inter-school football. Actually, we had many good players, some of which even made the 'great league' in Hongkong.

Q. Well, that's quite a feat! What about athletics?

A. Our great year went as far back as twelve years ago when our C grade won the athletic championship for two years running. Athletes that were outstanding included Francis Lee and Lo Man Cheuk. Now, we have Peter Yuen Kwong of Form 5 D who broke three colony records for the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a few years ago.

Q. How do our chances go this year at the inter-school athletic meet?

A. Our relay team is undoubtedly a strong one. Last year, we won 7 out of 9 invitation relays and was second in the remaining two.

The same members, all four of them, are back this year; so our chances are very good. In A grade this year, we may win the 200m. and 400m. with Peter Yuen. In B, we have some good ones too; but in C this year, they aren't so good -- but of course, there may be some very good ones in our Form I this year which I do not know.

Q. Can you tell us something about tennis which you have been so greatly encouraging?

A. Tennis is, in my opinion, the best ball-game. We had one really good year when Patrick Chang

won the Colony Championship. At that time, however, we still had not so much tennis facilities.

It was not until the last two years that we had the two new courts. Ever since then, we were never beaten in tennis except by a very strong D.B.S. team. We had been runners-up for two years running.

Q. Now, to return to the topic of teaching, can you tell us of your experience as a teacher?

A. It has always been a pleasure for me to teach and this is the key to success. I consider teaching as an art. I will try to find out what a boy is really good at and encourage him or advise him to develop himself in that direction. Also, I am most concerned in forming a boy's character. As for lessons, I always try to have them interesting so that I can get the class swinging with zest and enthusiasm to learn.

Q. You have taught Form Five for quite some years. What kind of an experience has that been? How well, for example, do you know a "5 B" student?

A. I have been having 5 B for 9 years now and there were only 4 failures in the School Cert. (three of them coming together in the same year and one other in another year). In 5 B, there has never been a single failure in English. So, if you are in 5 B, you should not have to worry. It's a question of a high pass or a low pass and usually, 5 B gets quite a number of Credits and occasionally a few Distinctions.

Q. Father, how correctly can you predict your student's result?

A. Well, you can certainly tell, after so many years of teaching Form 5, of those who deserve a Credit and usually, those predicted do get a Credit. Even if you do not, it will only be a grade higher or one lower. There isn't really too great a miscalculation.

Q. One final question, father, how long have you been in Wah Yan?

A. Thirteen years.

Reporter:- BILL FANG

— END —